



93081

晉乘蒐略卷之八

六清卷八

國子監

六清

漢孝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上賢其對而異焉再策之仲舒復對于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對對既畢上以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王相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晉乘蒐略卷之八

一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復相膠西王王尤縱恣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按帝崇禮儒學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正誼明道不雜以功利之私使學者知尊孔氏發漢世所未發程明道謂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錄其

實矣賈長沙才器雋異視此尤遜其深醇也

建元元年六月以代人趙綰爲御史大夫上雅嚮儒術綰與郎中令王臧請立明堂不果乃言師申公上使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旣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以招致至則命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按申公力行一語亦微窺帝好文辭而不實致於用故爲勸進願望之語以待其來至棄醇儒於侯國退申公而推萬石君之不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二

言躬行猶非好儒之實也蓋惑於家庭黃老之說循儒之名而遺其實汲長孺言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洞中病源宜其後之一變而不復也

武帝建元二年以衛青爲大中大夫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悅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爲侯家騎奴召爲建章監侍中旣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

建元三年帝始微行起上林苑上招選天下文學材

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
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
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
臣數絀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
詆諧上以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爲
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
期諸殿門以夜漏下十刻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
至夕還大驩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然上
以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于是使大中大夫吾邱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陸海之
區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下奪農業馳驅于
深溝大渠之中甚不可也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
馬相如切諫帝是其言而不能用

建元六年以汲黯爲主爵都尉黯字長孺先世曾爲
衛大夫食采于汲遂以爲氏初黯爲謁者東越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
足以辱天子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

貧民傷水旱萬餘家父子兄弟或至相食臣謹以便
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
而釋之已遷爲東海太守黯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
大指不苛小臥閣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爲主
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
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
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四
終不愈最後莊助爲請上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雖賁育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
之臣至如黯近之矣黯以嚴見憚大將丞相燕見上
或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
不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初學記漢律
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
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
綬將官屬歸家理疾黯多疾賜告者數謂使得休假

也

武帝建元五年詔發卒萬人治雁門阻險按雁門古
勾注西陘之地關在雁門山上曰雁門山東西峻嶺
峭拔中有路盤旋崎嶇絕頂置關昔人謂北方之險
有盧龍飛狐勾注爲之首以分別內外呂氏春秋所
云天下九塞勾注其一設險於此者治險之道有二
挑塹築牆據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通道令平易以
便軍行使我得內出而敵不得外入然至武州之詐
自開邊隙雖治險阻以備之其後兵連禍結至不可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救治險在外者何足恃也郡國書曰雁門重巒疊巘
霞舉雲飛密邇雲朔接壤沙漠昔置關關外大石牆
三道小石牆二十五道北爲廣武站隘口十八東爲
水峪爲胡峒峪爲馬蘭爲茹越爲小石爲大石爲北
樓爲太安爲圍城爲平形西爲太和爲水芹爲弔橋
爲廟嶺爲石匣爲陽武峪爲元岡爲蘆板口各有堡
後又增築土堡十有一座在關東者七在關西者四
復於通敵大路斬崖挑塹間以石牆廣武當朔州馬
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峙諸郡縣之路敵從大同左

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兵
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樹鵬窩莫非要害雁門警備
自古爲急也

武帝元光元年以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
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
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
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
書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
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息然亦未嘗遇害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六

程不識言李廣軍極簡易無以禁虜之猝至其士卒
亦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按當時人皆
樂從廣而苦程不識有李廣之才匈奴畏其略士卒
亦多樂從廣然不可爲常也從廣之法非獨不能備
倉卒而先無以安不識之軍滋之亂也兵事以嚴終
邊太守得人而理將兵有名事旣切近易行衆亦安
於從令奚事簡便爲司馬公言師出以律治衆而不
用法非法之正也其諒然哉

元光元年冬南部助漢扞戍分屯五原雲中定襄代

雁門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

元光元年虔人羌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顧祖禹曰穀羅城在永寧州北合河縣南界也時羌衆出沒於合河之石樓山至是始平

元光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集覽如淳曰祠竈以致福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餅說文周禮以竈祀祝融綱目發明祀竈之事倣於文帝之祠雍然文帝雖有作俑之失原其本心實出於事神敬天之意而武帝特爲己私而設故綱目大書遣方士求神仙于下以譏之爾况祠竈賤事尤非郊帝之比而武帝親之則其失有甚于祠雍多矣

元光二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王恢言匈奴可誘以

利伏兵襲擊韓安國以勿擊便恢力言可擊遣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三十萬衆匿馬旁谷中陰使聶往誘之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見畜布滿而無人牧乃攻亭得雁門尉吏知漢兵所居引出塞漢兵追弗及罷兵恢以罪下吏自殺按自武帝卽位之初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未聞犯塞也而無端妄動生事邀功以中國行詐於外裔無以明著信義而服其心於是絕和親攻當路塞雖尙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而心滋不附惟利是視寇盜時聞武帝窮兵之禍實起於此文帝時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未有先爲不直之舉自貽伊戚也顧寧人云漢元和初匈奴入武州塞夫秦塞遠矣大抵在陰山高闕間也史記曰蒙恬斥逐匈奴河南地爲四十四縣是時雲中五原爲郡長城在其北宣大之南雁門寧武偏頭之北皆爲內境武州尙在腹內漢所謂武州塞非秦塞也輿地志武州塞今平魯衛東北武州故城是其地朔州志武州城在州西一

百五十里本趙武州塞漢爲雁門郡武州縣遼志趙文惠王置武州塞在偏關五寨之間舊有武州城本趙武州塞也

郡國書曰大同之地古雲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斥胡以有雲中九原而置郡則皆於赧王之十五年於是秦因之爲三郡漢增置定襄爲四郡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此地處其四西北之陬蓋廣遠矣故嘗曰三代以來東南之地漸闢西北之地漸淪理勢之自然也今以其故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九

城測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卽廢豐州代爲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共屬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輿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成樂桐過襄陰復陶之屬代郡有高柳鹵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大同者雲中之東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南鄰也是故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紀指其實則代南境爲太原雲中定襄西北境與九原舉在塞外矣史志大同府西北三百餘里盛樂故城漢

所置也漢初置定襄雲中二郡定襄治盛樂雲中治成樂遼於盛樂置豐州領振武縣背負陰山前帶黃河大同府西北四百餘里雲中故城北去陰山十里在定襄之西二郡相去不及百里易致混淆平魯衛西武城桐過大駱諸故城西北武要武迨武臯及定襄故城漢於此置縣屬定襄郡秦立雲中郡所屬植陵沙南沙陵陶林原陽武泉北與諸城均在平魯衛西北漢置縣隸雲中郡其後之移改易名皆非故處也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十

漢書地理志雲中郡植陵縣緣胡陰山在其西北今平魯衛西北是其地郎中侯應言於漢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圍謂此地也

尹耕磨笄山辨云代郡磨笄山代子夫人磨笄自殺代人憐之以名其山也磨笄之辨諸家不同有謂在保安州東卽雞鳴山者有謂在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者有謂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者要皆求之於典籍而不稽其道里轉增疑惑夫代爲蔚地其去濟南遼絕甚矣長清之山本名馬頭可無辨也雞鳴山在

蔚東北百五十里其去恒山則又倍矣豈所謂自上
臨下可見之地耶况保安上谷屬邑春秋之際東胡
據之原非代壤而謂夫人望夫於此自殺於此謬矣
考之魏土地記曰磨笄山在代郡東南二十五里一
名馬頭山夫代郡廢城在蔚城東今其東南二十五
里馬頭山者人皆知之但不知其卽爲磨笄耳又括
地志云磨笄山在飛狐縣東北蔚州去山近舍之不
言飛狐去山遠取以爲較遂使考者不循其故不玩
其徵求之於蔚東北之道里則以雞鳴爲是求之於
馬頭之名稱則以長清爲疑蓋瑣瑣於典籍文字之
間而不求之於道里徒步之下也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十一

元光六年匈奴數盜邊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
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雁門將兵各萬騎擊匈
奴關市下衛青至匈奴祭天大會之龍城得首虜七
百人時兵興用詘始算商車用鄭當時言穿渭渠漕
關東粟主父偃上書言秦使蒙恬將兵辟地千里以
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乃發天下丁男守
北河兵帥暴露十有餘年終不能踰河而北勢不可

也又飛輓天下芻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百姓靡
敝始畔秦也高帝略地至邊聞匈奴在代谷往擊之
遂有平城之圍乃使劉敬結和親約始得稍安自古
匈奴難制虞夏殷周弗程督曷不觀虞夏殷周之統
以安民也

武帝元朔元年寇入雁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
將軍衛青出雁門獲首虜數千級明年匈奴復入寇
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青擊走白羊樓煩王於河
南遂取河南地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制外之本帝
用其言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
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按自衛青走樓煩
白羊二王取河南地因河爲塞兩漢以來皆北守黃
河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固常守河矣朔方軍卽今
河套地也黃河自寧夏西折而北經三受降城南至
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境其中謂之河套迴
還數千里土地肥美武帝收河南地阻河固守以別
內外匈奴失所依據不敢南牧得以善守封疆此漢

之所以強中國之所以盛也唐置天德軍於振武亦猶此意至宋明委而棄之邊境始無寧宇說者謂東勝州卽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有段頭山地最沃腴且宜馬卽史所謂牛頭朝那者明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不能守回思武帝之略偉矣惜其時爲之不以漸轉輸耗費山東皆被其勞因以病民也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境初廣屏居藍田南山嘗夜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廣拜右北平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弗罪也廣猿背善射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元朔元年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爲郎中主父偃臨淄人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略曰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北伐辟

地千里天下飛芻輓粟起于負海轉輸北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天下始叛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今不上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時偃同郡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略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臣願爲制度以防其淫又今徇南夷朝夜即降羌僰略葦州建城邑深入匈奴之境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徐樂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十四

亦上書略云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謂瓦解吳楚七國之兵是也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間者關東數不登重以邊境之事民不安其處而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三人惟偃尤親幸一歲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

史記天官書晉之疆場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血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正義曰辰星參罰皆北方西方之星故晉占候也河華以南者爲中國爾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十五

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八蠻謂之四海之內中國從河山東南爲陽也日爲陽歲星屬東方熒惑屬南方填星屬中央天街二星主畢昴街南爲畢星之國畢主陽街北爲戎狄之國昴主之爲陰從河山西北及秦晉爲陰月陰也太白屬西方辰星屬北方皆在北及西爲陰韋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正義中國山川東北流行山首在崑崙崑崙東北行出隴山東入渤海

史記河渠書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轉運西入關
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
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漑田
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
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
渠田數歲河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
渠田廢越人徙居者習水利以田子之稍少其稅入
之於少府按是時鄭當時爲大農引渭穿渠渠下民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十六

田萬餘頃得資灌溉漕大便利而益肥關中田故番
係仿爲之然引黃通渠易淤難久歲時疏濬爲費不
貲渠下盡緣河灘地水大則出渠漫灘水落則流緩
停沙舟行不利溜勢盤旋他徙故渠爲棄地武帝窮
兵黷武國用大匱乃思引水爲利利微而不能填無
涯之壑也括地志皮氏故城在龍門縣西百三十里
自秦漢魏晉皆治此今河津縣地汾陰故城俗名殷
湯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汾水自并州西
南流至蒲絳入河顧寧人考證河津縣在大河東岸

元朔中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一歲取課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漢舊儀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掌故治禮之官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爲之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漢武帝元朔二年更秦九原郡爲五原郡治九原縣建武中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邊外荒寒與匈奴雜處漢崔實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地不知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寰宇記九原有前後雞延城及郎君城漢改五原通典勝州五原縣漢置度遼營屯此有原五曰龍游曰乞地干曰青嶺曰岢嵐正曰橫槽唐歐陽詹詩五原東北晉十里西南秦是也

元朔二年封代恭王子劉忠於離石爲侯國王莽之慈平亭也永寧州本趙離石邑漢置離石縣屬西河郡州志離石故城在州治東關北隅州西北川河卽

赤馱水杜佑曰石州離石縣有赤馱水卽離石水永
寧州志北川河源出赤堅嶺西南流合東南二川入
河州受三川之水山高水猛地多衝沒

元朔三年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共友略千
餘人又轉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四年夏匈奴入代郡
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右賢王數侵朔方
遣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合蘇建公孫賀
李蔡李息張次公所領軍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
王以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
晉乘蒐略卷之八

六

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
潰圍北去得右賢禪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
將皆屬焉輿地志高闕在大同縣西北五百餘里山
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
雲舉望若闕焉入塞圖五原郡西北行二百五十里
至沃野鎮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高闕

元朔六年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公孫敖
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六將軍咸屬大將軍斬

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雁門四月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漢兵且盡信故匈奴小王降漢封翁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八百降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囚建詣行在赦免贖爲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于是封爲冠軍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詔令民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錢十七萬凡值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七級曰千夫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漢書武帝封代恭王子郅客爲土軍侯方輿紀要汾州府石樓縣西三十里土軍城漢置土軍縣於此亦曰吐京城音之譌也狄多竄居山中曰吐京胡高帝十一年封宜義爲侯邑至是改封寰宇記土軍城在

團圓山下其城圓而不方俗謂之團城其下土軍川源出團圓山西達大河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周益公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郢客爲侯不當爲代恭王之子王伯厚引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代恭王子以正之著其實矣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道去病深入

晉乘蒐略

卷之八

辛

二千餘里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斬獲甚多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所從裨將太原人趙破奴及高識僕多爲侯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皆不如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北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寥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西河舊事焉支山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匈奴失此二山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元狩二年秋匈奴渾邪王降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

王數爲漢所殺虜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旣而休屠王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降漢大行李息馳傳以聞詔票騎往迎之票騎旣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斬其不欲降者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行在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其裨將四人皆爲列侯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五郡者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邊關益斥秦項之亂冒頓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衛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自是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

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張安世具述其事無所遺

失安世字子孺湯之子平陽張相村人其先與雷侯同祖少以父任爲郎博學善書帝奇其才擢爲尙書令遷光祿大夫事武帝三十餘年忠謹如一日昭帝卽位霍光以安世志行純篤薦爲右將軍輔政宿衛不怠加封富平侯後與霍光徵昌邑王復立宣帝有安社稷功嘗有所薦舉不使人知至人有過多爲包容雖居尊位身常弋綿夫人親紡績後以年老致政帝復欵畱視事及薨賜卽綬錫以朝車介士謚敬侯子千秋延壽彭祖皆極貴顯自宣元以來功臣之盛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未有如平陽張氏者也按史稱安世繼湯之後能以寬厚治事以儉素律身滿而不溢善蓋前愆湯以酷烈爲聲阿主意與俱上下爲世所訾郅都抗直爭大體而與義縱並以酷稱卒亦不免湯子安世一反其道子孫貴盛太史公序傳至酷吏而湯別傳易曰幹父之蠱安世有焉

元狩中武帝迎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黥請間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今反虛府庫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人庇

其葉而傷其枝竊謂非宜帝從其言釋不問徙降者於西北塞外爲五屬國上郡雲中塞外皆河套地厥後部人入居河套肇端於此匈奴遠徙幕北而迎渾邪入居近邊處肘腋之間武帝好大喜功矜長駕遠馭而不虞後來之輾轉爲患開金甌之一隙矣

史記唐人都河東晉陽王者所更居也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其俗纖儉習事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翟卽隰石等州之步落稽延綏銀三州之白翟交易互市於河東邊境種代被邊賈亦如之猗頓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興於猗氏轉運河東鹽畜五特於猗氏之南其息不可計貴然皆自食其力因地爲利非奪民之利而自利也武帝元狩中有司言用度太空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舉大事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造銀錫爲白金三品以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白金之品大者圓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值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命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更

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磨鎔錢盜鑄者論死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隱度其財物之多少爲名簿送於官率緡錢二千而一筭民有車船者皆筭又置均輸法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旣便而官有利其法大抵皆出張湯而孔僅爲大農令桑宏羊爲大農中丞盡幹天下鹽鐵置大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五

準令丞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卽賣之賤卽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夫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而毋留貨民便於轉輸如烏氏畜牧漠北谷量馬牛代北近邊師行委輸時有奇羨皇皇求利庶人之行也今官自爲之郡國率以官作鹽鐵苦惡價貴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卜式具言於帝而帝不悅也又因歲旱帝令求雨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桑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乃雨按太史公謂

式遠迹羊豕之間遇時致位質直同於汲黯而固有說也人臣之居職視其始進始進以正者久而思固爵祿則轉而擇利始進以利者久而欲爲名高或反而持正卜式志爲公卿而恥於入貲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自言不願爲官及擢爲齊相願與習舟者擊南越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遷至三公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桑宏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展轉於名利間相爲輕重利重則趨利名重則競名市井所爲而用於廊廟有識恥之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五

然其從市井來者習處人民輳集之地則於民生之利病閭閻之甘苦無不得於目而熟習於心故其言皆切中事理君子不以人而廢其言况其時鹽鉄病民算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無一非縣官所當爲天下之人疾於心而口不能言舉朝襲高爵擁厚祿者思保爵祿箝口結舌而不敢言式以新進之臣盡言直陳於前斯亦難已自是武帝亦不悅式以與始進之意相違而不計其變而出於此也然其言可用則節取之而不復追論用人之道固有不廢其言

者矣

元狩三年關東饑被災郡國凡十餘人相食史記平準書山東災民多饑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平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國用大空而商賈或蹶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黎民重困有司言古者聘享用皮幣金有三等錢薄而物貴益多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煩費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續爲皮幣朝覲聘享之禮束幣加璧通行爲用又以重法禁民之盜鑄金錢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益至於不可勝數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宏羊以計算用事三人言利事析秋毫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雜而多賈人矣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算皆如前法至民間車船出入算亦如之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皆由張

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至忘食焉

元狩四年以下式爲中郎初式數輸財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有寃欲言乎曰無所欲言如此欲何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先牧羊山中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及爲郎不願仕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布衣躡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而善之式曰非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母令敗羣上奇其言以爲緱氏令民便之未幾擢爲齊相

元狩四年大發士卒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擊匈奴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出代郡大將軍出定襄單于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青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

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
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度不能戰遂乘六騾冒
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大軍隨其後行二百餘里
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
得匈奴積粟食軍畱一日悉燒其積粟而歸票騎將
軍出代右北平二十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其王
將相及都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
瀚海南斬七萬級兩軍之出塞官馬凡十四萬匹而
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是時漢所殺匈奴合八九萬

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冒頓
取蒙恬所奪匈奴地列置王庭於幕南者至是盡北
徙而空之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
不復出大擊匈奴矣按張商英題霍岳詩云欲知雄
氣象衛霍出平陽太岳居嵩華之間巍然矗出雲表
雄視中原衛霍生長平陽雖出於微賤而建不世之
奇功空河南之地使匈奴不敢南牧畜產田牧之饒
裕以利民生豈霍岳雄秀之氣鍾毓而生者與青材

力絕人遇士大夫有禮與士卒有恩故人樂爲用所
至成功去病爲人言不泄有氣敢往帝嘗爲治第令
票騎視之對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亦可謂忠於所
事者然史稱票騎少貴不省士卒車餘梁肉而士有
飢色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尙穿域蹋踰大將
軍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均不滿於人望功蓋
天下而無恕詞紫陽於衛霍八出沙漠志其窮黷於
入寇應兵則叙其功賞師出無名則并書所至以著
其窮追深入之實而深譏之罷中國以事外裔而所
晉乘蒐略 卷之八 无
傷已多也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兩人不能尸其功
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用桑宏羊等言興鹽鐵之利天下
鹽官二十八河東安邑爲首永始四年祀汾陰幸安
邑觀鹽池柳宗元晉問猗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也人
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
則見溝塹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倣兮勻勻渙
兮鱗鱗邇瀾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
澗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脉瀉膏浸漑濕滑汨彌高掩

庫漫瀧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隄防溲瀛需
藏偃然成淵潏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
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
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霏霏
奮債離析鍛圭椎壁眩轉的礫乍似殞星及地明滅
相射冰裂雹碎寵崑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
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
數斗於是哀歛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
皦乎滌乎在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

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
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
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
漢書地理志雁門郡沃陽縣鹽澤在東北有長丞沃
陽本漢武周地屬雁門郡爲西部都尉治今之左雲
衛也左雲北塞外有鹽池沃水注之水經注沃水東
逕沃陽縣故城南北俗謂之可不塗城鹽池西南去
沃陽故城六十五里路池水激渟滿而不流東西三
十里南北二十里右衛亦漢武周地移玉林衛於城

丙又名右玉衛今右玉縣也北至殺虎口東南至左衛西南威遠城俱爲要衝玉林山在衛西二十里又西三十里爲大青山爲黃土山南大河兔毛河繞流境內

三代州域表冀州鎮霍山卽太岳在河東平陽境內衛霍皆河東平陽人也大將軍青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生青於平陽侯家之衛媪因從母姓霍驃騎去病生於平陽侯家之少兒父卽仲孺與光異母同父衛霍皆出平陽功名顯赫而其度量固有殊焉班史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贊云蘇建嘗說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招賢薦士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仿此意爲將視此二公當聲勢赫爍之時而以招權爲忌善處功名之際可謂貴而能賢矣去病旣貴幸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停舍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

服叩頭曰老臣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
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光時
年方十歲從此入朝樹大勳於天下去病與有力焉
皆一世雄也

元狩四年帝自夏陽東幸汾陰時帝始巡郡國河東
守不意天子猝至供具不能備自殺十一月立后土
祠於汾陰雎上明年五月得鼎汾水上漢書注雎在
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
陰縣治雎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雎之北西流與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河合

武帝元鼎四年幸汾陰祀后土帝親望拜如上帝禮
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於靈壇一夜三燭幸
中都宮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
三縣及楊氏今年租賦六月得大鼎於魏雎后土營
方汾陰巫錦培地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縷無欵識
怪之告吏河東太守以聞帝以禮祠迎鼎至甘泉時
羣臣皆言得周鼎吾邱壽王言天祚有德而鼎自出
此漢寶非周寶也於是作寶鼎之歌吾邱壽王字子

贛趙河東人也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
中郎復徵爲光祿大夫公孫宏奏言禁民毋挾弓弩
便下其議壽王對大不便其說甚覈宏紬服及汾陰
得寶鼎羣下皆上壽而壽王陳言如此不爲苟同晉
人之矯矯者通鑑輯覽注汾陰本魏地故曰魏雕在
今蒲州府榮河縣

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
破喜而分左邑之地爲聞喜左邑卽晉曲沃邑秦改
曰左邑今縣治卽左邑故城也桐鄉其鄉名聞喜故
晉乘蒐略卷之八
三
城在今縣東南故桐鄉也潘岳云河汾之寶有曲沃
之懸匏聞喜卽故曲沃也唐盧綸詩爰天故絳路千
里麥花香董澤雷聲晚汾橋水氣涼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帝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
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躬秉武節
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
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
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北闕單于能戰天子

自將待邊不能卽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
爲單于怒雷吉然亦讐漢兵威終不敢出按隋煬帝
虛美呼韓屠耆之至而侈言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言
未能係單于之頸而待其來也然其聲威自足以懾
之帝於此時已有驕兵之盛氣矣元和志單于臺在
雲中縣西北四百餘里張濱詩邊兵春盡迴獨上單
于臺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沙翻痕似浪風急響
疑雷欲向陰關渡陰關曉不開通典河自九原以北
謂之北河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漢武帝時郡國鹽官盛於河東首重安邑郡國書曰
解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堯時洪水方殷池受淤泥
是以禹貢鹽絺但見青州周官鹽鹽不煉而成晉人
謂郇瑕之地沃饒而近鹽蓋解鹽也史記貨殖傳猗
頓用鹽鹽起興富於猗氏天地自然之美利亦通於
民秦取之以自豐其利二十倍於古漢置鹽官首重
安邑蓋沃饒之區取用固有不竭者王思誠猗氏縣
詩郇瑕宣撫地秦晉戰爭區黎民如欲富何必問陶
朱猗氏縣志猗頓故居在王寮村村中有陶朱公廟

元封元年置鹽官三十八郡解鹽尤擅其利湯沐鹽池渠堰志云解鹽藉水而生喜主水忌客水主水乃池泉之停蓄斥鹵之膏液客水乃山流之漲泛渠瀆之衝浸世知是鹽成于風日不假煎漚不知隄防少虧決注已甚潔者污醇者漓凝者紆矣故不治水不可得也然客水有遠近其設防有疎密貽患有大小而施功有緩急池形地本窪下四面皆受水之區易迫於潦水恃東西禁堰爲杜禦患之切近而最甚者首在於姚暹渠次卽涑水二水皆自東北而西南隄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堰之備防施功之次第必有所事而不失緩急輕重之衡使主水不侵於客水則鹽利不竭邊儲永濟矣漢元封元年桑宏羊建議權鹽鐵鐵官凡四十郡太原大陵河東安邑絳人安民平陽皆是也漢法禁民私鑄博士至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通志山西府州產鐵之地十之八九太原澤州陽城高平尤勝漢制郡有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大鐵官鑄生鐵小鐵官打熟鐵畢振姬鐵議生鐵伐鑛熾炭爲之鐵成而加薪乃熟熟可剪刀耒耜鋤鑿鎌鐮釘鑄

打作之屬利熟生可礮砲鐘鼎鋼則生熟兼鎔也

元封元年置大農部丞分部至郡國置均輸鹽鐵官
初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欲擅管山
海之貨以致富羨及役利細民多沮事之議咸陽孔
僅專領鹽鐵事河東安邑爲首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宜屬少府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爲牢
盆與之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至是
以下式上言郡國多不任用桑宏羊議置大農部丞
分部置官然當兵連不解財力告竭而取足於徵逐
晉乘蒐略

卷之八

美

之利固難填無涯之壑矣

元封三年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與匈奴左賢王接
戰左賢王敗遁封狼居胥山而還漢書去病去代歷
度難侯之山濟弓盧之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
臨渤海還軍方輿紀要狼居胥山在漠北去代二千
餘里卽宋武帝云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謂此事也

元封三年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史記秦二世
作角抵優俳之戲戰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

名角抵戲兩兩相當角力抵技藝射御西域傳贊曰漫衍魚龍之戲魚龍爲含利之獸先戲於庭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躍水作霧畢化黃龍出水戲於庭張衡賦巨獸百尋卽漫衍也漫衍獸名

元封三年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北已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俟後一歲爲匈奴將軍至匈奴水無功至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封破奴泥晉乘菟略卷之人

三

野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請徙流民于邊上以爲石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慶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請者慶上書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責讓之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太原人爲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卒

漢官儀云歲八月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鹵太原邊郡也秦變封建爲郡縣每郡但置一監

一守一尉而此上無統治之者漢百官表雖言守治郡尉典武職而實守兼掌之邊郡太守典兵尤異他郡也

元封五年以宗室女嫁烏孫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遣昆莫欲使其孫岑陁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匈奴詔報從其國俗岑陁遂妻公主昆莫卒代立乃以昆彌爲王號云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晉乘蒐略卷之八

三六

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犛軒眩人獻于漢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抵出奇戲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爲酒多苜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種之輯覽注大鳥條支國大鳥其卵如甕犛軒西域國名眩人卽幻人顏師古曰今吞刀吐火之類是也

漢武元封五年巡南郡霍山禮天柱峯以南衡遠阻卽以霍爲南嶽通志霍山之陽中條山麓有霍光別

墅焉中條山在浮山縣東四十里南通冀城東接鄔嶺北達岳陽草峪嶺山水西流爲丞相河以有別墅爲名也其北爲諸葛河源出中條山西流經柏村合南王澗水丞相河西至馬臺界與南河會亦名馬臺河又西合黑水入汾南河在縣南一里源亦出中條自東南環城西北流合丞相河皆霍之靈氣也

元封五年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諡曰烈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收河南地再益封并

三子爲侯凡二萬二百戶子伉坐法免自衛氏興青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衛氏遂滅

漢書武帝紀始立后土於汾陰睢上世傳軒轅祭后土於汾睢之上王崇古詩峻宇壓汾湍軒轅掃地壇是也武帝仿而行之元封四年親祭后土光集靈壇至宣帝承祀神魚舞河神爵翔集唐宋開元祥符間祀汾陰亦言榮光出河黃氣繞壇天子有事封禪必及於此歷代皆踵其事而盛於元封時也

元封中帝北出蕭關自代還匈奴自衛霍度幕後希

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甘
言求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
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其太子入漢爲質漢使楊
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
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
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信旣歸漢又使王烏往
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
入漢見天子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築邸於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卑

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
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值數千金曰此
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畱路充國不
歸諸所言者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
匈奴數使奇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
野侯屯朔方以東備邊而邊郡復多事矣

元封六年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詔曰朕禮首
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
汾陰殊死以下注昆田首山之下田也山海經薄山

卽首山也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中條雷首隨地異名首陽稱首山猶太華曰華山匡廬曰廬山也跨芮城平陸解州及臨晉夏縣安邑之境

元封間司馬談爲太史令掌天官不治民談絳州龍門人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武帝始建漢家之封而談畱滯於周南不得與從事子遷使巴蜀返見談於河洛之間談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棄漢與海內一家子爲太史而不論載廢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四

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談卒遷復爲太史令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過梁楚以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拾遺補藝成一家言藏之名山遷旣被刑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報任安書云鄙沒世文采不表於後世又曰草創此書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蓋其雅志也遷卒後書稍出宣帝時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傳於世二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後魏置龍門縣河津縣志縣

西十五里漢司馬遷墓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晉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爲之建石室立碑樹垣水經注河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太史公自叙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張孟兼遊記並河之東爲太史公墓前爲廟有晉殷濟樹碑今皆圯於河

武帝太初元年築受降城於塞外初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帝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嗣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晉乘蒐略

卷之八

望

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旣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沒於匈奴輯覽浚稽山考浚稽山去漢朔方二千里在今喀爾喀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所謂龍勒水在浚稽山南余吾水在山之北者是也塞外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北

太初二年三月帝行幸河東祠后土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太初三年遣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築亭障

列亭西北至廬胸廬胸匈奴中地也是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盡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按自趙破奴兵敗將沒而至此復大入者仇其變詐而思遲也兵將旣不足恃而築亭障於塞外荒遠之地難守易破適爲敵人所輕恃粉飾之計爲安徇末遺本竟何益矣

水經注河北縣城北河水有涇津之名說者咸云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旣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竇津者是也潘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四

岳西征賦酬匹婦其已秦何厥夫之謬官袁豹諸人竝以爲然按芮城縣志涇水出縣東北中條山麓南流至陌底渡入河陌底渡卽古涇津渡亦名竇津路通河南靈寶閭鄉涇水南入於河故有涇津之名卽以爲竇門猶有疑議

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初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匈奴會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於是上

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畱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張勝及候吏常惠等俱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母闕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爲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晉乘蒐略

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所武旣至海上廩食不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四十五

雲中志居延川在朔州北廢雲州內蘇武常困於此皇輿考證居延見漢書史記有二皆非此處而蘇武困畱絕域又遠在北海亦非居延澤也居延其一在今陝西甘州漢書地理志張掖十縣九曰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師古曰鬪駟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鹵障居延路博德傳以强弩都尉屯居延李陵傳詔出遮鹵障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軍敗轉戰引南令軍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鹵障也其一在漠北見武帝紀將軍去

病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異域中地名韋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所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也若史記云李陵將八百騎嘗深入二千餘里過居延及稱去病踰居延者蓋皆指異域中之地也又云陵出居延北可千里及書去病本傳云涉鈞耆濟居延者蓋又指張掖之居延也文雖錯出循之了然考朔州當漢爲雁門郡異域不有其地安得云去塞三千里三十日也居延川地名偶同非其故處也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四

天漢二年復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貳師出酒泉擊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十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天漢二年詔李陵出遮鹵至東浚稽山龍勒水上陵李廣孫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帝使貳師擊匈奴欲陵爲貳師將輜重陵言所將皆荆

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嗣復有是命陵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圖所過山川地形以聞營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斬首三千餘級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軍中縱火以自救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夜引吾南近塞得無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矢如雨下陵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餘人帝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且陵提兵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抑鬱萬之師雖古名將不

過也身雖陷敗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爲誣罔欲誑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強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方輿紀要浚稽山在武威塞北有東西二山東浚稽山在龍勒水上匈奴嘗分居之

天漢二年以暴勝之爲直指使者勝之河中人時泰山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勝之至官分部逐捕威震州郡素聞雋不疑賢延見之不疑曰凡爲晉乘蒐略

卷之八

哭

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勝之敬其言因表薦之

天漢三年秋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悞棄市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之悉遣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遊擊無

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通鑑注七科吏有
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
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征和元年巫蠱起明年衛太子兵敗亡壺關三老上
書白太子寃武帝威悟通志令狐茂壺關人卽壺關
三老魏書地形志壺關縣有令狐徵君墓元和志壺
關三老墓在縣東北一十九里封龍壺關三老墓碑
記略孝武時壺關三老茂上書史失其姓邑之古蹟
雖載郡志然未得其地壺關令張友直訪得故碑於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巽

縣之崇賢村取視則唐人令狐璋墓誌也其序世系
則曰昔先祖茂光翼漢朝封爲壺關三老謚曰徵君
以茂爲遠祖茂之姓當爲令狐矣顏師古注三老茂
云荀悅漢紀稱令狐茂不知於何所得及考漢紀乃
止云壺關三老並失茂字不知師古復何以得此又
漢書郡國志引上黨記亦云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
去郡六十里卒葬其山卽武帝末年上書訟戾太子
寃者前史失其姓亦無徵君之號據璋志則號與上
黨記合而師古未爲無據矣元和志潞州城卽漢壺

關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南壺口山下務本四里壺關
三老墓在縣東北二十九里

武帝征和三年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遣李廣
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邱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
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
輜重北邳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
百里居兜御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邱成軍
至追邪徑無所見還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
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貳師將軍出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塞匈奴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陘貳師擊破之乘勝
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貳師適以詛
祝獄成憂懼思深入要功遂北至邳居水上遣護軍
將二萬騎度邳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與漢兵合
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輝渠
侯謀曰將軍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
圍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
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
之軍士亂貳師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

自是武帝始思匈奴失一狼走千羊之言悔于厥心
而有輪臺之詔矣按武帝初年嚮正求治外撫諸夷
自王恢詐誘匈奴入武州塞單于始離心背義出入
於雁門定襄雲中之間寇掠不已帝乃發憤爲雄漸
至縱欲窮黷海內虛耗及巫蠱難作骨肉誅夷然後
下哀痛之詔禁止苛暴與民休息翻然改過無制委
靡之習蓋其天資本高始未嘗不勇於願治一導入
迷途輾轉謬戾遽失初意綱目於富民侯搜粟都尉
大書於冊以見帝非不可有爲而爲生事邀功者誤
也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武帝後元末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
將軍傑行北邊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
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殞罷極苦之至是以國喪擾邊
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顯渠闕氏謀矯單于令立左谷
蠡王爲壺衍鞬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去居其
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之法歲正月諸王長少咸會
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二王以怨
望不復會而匈奴始衰矣

郡國書曰漢武帝改桐鄉爲聞喜桐鄉古沃地改聞喜而曲沃之名晦矣歲久不復知有曲沃不可無辨今之聞喜古曲沃也今之曲沃古新田也史記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註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改曰聞喜也蓋曲沃後改爲桐鄉桐鄉後改爲聞喜此不及桐鄉者省文耳晉語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遠縣韋昭解曰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春秋魯襄公二十二年晉欒盈入于曲沃林堯叟註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縣二十

四有聞喜註曰故曲沃後漢郡國志曰聞喜邑本曲沃晉地理志曰聞喜故曲沃文選潘岳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註引漢書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綱目集覽曰聞喜本絳州曲沃縣漢武改聞喜此聞喜爲古曲沃之明證魯成公六年晉遷于新田曰有汾澮以流其惡至後魏始置曲沃縣亦猶武帝改修武爲獲嘉其後又另置一修武也今曲沃人識其邑里皆曰新田郡而汾澮二水見在其境內曲沃志亦曰卽春秋晉新田地此今曲沃爲古新田

之明證或曰詩傳旣曰唐侯子燮改國號曰晉後徒
曲沃則曲沃卽晉都矣又曰昭侯封成師於曲沃豈
以新都而封成師曰史記不云乎曲沃邑大于翼翼
晉君都邑也蓋是時晉自曲沃遷都于翼而以其故
都曲沃封成師是爲桓叔也其後桓叔之孫武公卒
滅晉而代爲諸侯仍都曲沃至其子獻公始都絳卽
今絳州也至景公復自絳遷于新田復命新田爲絳
而以故都之絳爲故絳山西新通志于曲沃絳縣皆
曰春秋晉都新田地誠是也至漢始以絳爲絳縣未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壘

有曲沃也至後魏始置曲沃縣卽析絳縣地而置之
也要皆古之新田也知此則三縣之沿革甚明而曲
沃之新志多誤後見曲沃人李廷寶執韓獻子汾澮
流惡之說謂澮在沃南汾在沃西聞喜則去汾澮遠
矣故通考以曲沃爲晉都新田之地余謂寶言今曲
沃卽古新田是矣然非桓叔所封之沃其地乃古曲
沃也旣以今之沃爲新田又以今之沃爲古沃是以
新田古沃爲一地若然則晉人謀去故絳當云復都
曲沃何以言遷於新田也又不辨而自明矣

漢書武帝紀勸民種宿麥帝自輪臺悔過思富養民
教民爲代田勸種宿麥利民食也通志麥五穀之最
貴者汾州南諸屬白露前種芒種後收種收隔歲故
名宿麥汾州北諸屬自春分前種處暑後收名春麥
并北地寒故不能種宿麥麥有大小二種大麥作粥
飯殊滑藁可爲餵有露仁不露仁諸種小麥皮薄多
白食之宜人又麥之別種曰燕麥俗稱莠麥夏秋種
性寒宜邊地太原大同朔平寧武及吉陽澤汾近山
諸屬胥有之曰蕎麥秋種有紅黑斑三種諺曰中秋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十四

有月則蕎麥多實諸屬胥有之漢歷律志度律以上
黨羊頭山黍度之爲尺以定黃鐘羊頭山黍卽秬黍
也累百滿尺可以累律非其地則不驗明時採之以
定樂律又蕭翰使西域得西瓜種歸今出榆次中郝
東郝西郝三村一種黑皮黃瓢絳子一種綠皮紅瓢
黑子子有文名刺麻瓜一種綠皮紅瓢紅子名密瓜
味殊甘美今以入貢陽曲劉璋榆瓜賦序其種得之
刺麻其地得之榆次其圓如日其大如斗色如胭脂
味如瓊漿其子之文如古鼎之篆文焉

始元四年秋令民勿出馬詔曰比歲不登流庸未還往時令民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減之於是流移他處及傭作於人者皆得還家時霍子孟知時務之要納杜延年言修孝文時政示以寬約儉和從賢良文學議罷鹽鐵酒權不與天下爭利復文景之業遣使行郡國問民疾苦復減口賦錢什三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賦以補車騎馬自高帝始立口賦法人六十三至是減口賦什三民賦益輕按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張南軒謂霍子孟當政述文景之業以培國本知海內虛耗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少游集云始元元平之間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由已出前後十餘年百姓充實海內厭服帝亦倚任之方上官桀之詐爲燕王書誣光也光聞之卽止不入召見免冠謝上曰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方十四耳卽能照奸得情俾魍魎讐於震霆雨雪消於見覘使天假以年成康不足侔而光之功益偉奈龍馭上昇光亦不能卒善所事惜哉

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掌蠻夷降者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及陵降匈奴單于使至海上
爲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
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
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
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
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
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
已死人矣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于前陵見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
天矣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海上語武以
帝崩武南鄉號哭嘔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
乖離恐漢兵襲之于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
李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
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鴛怯令漢貫陵
罪全其老母庶幾乎曹柯之盟宿昔所不忘也今復
何顧哉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乃起舞作歌泣下數
行遂與武決武壯出使畱北十九歲及還鬚髮盡白

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能禁尹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爲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河東太守田延年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閱視問及翁歸奇其才除補卒吏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兩部閱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人雖獲罪莫有怨者累遷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縣各有記籍先少緩之及吏民小懈輒披籍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吏民皆恐懼改行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緩於小弱急於豪強京師畏其威嚴翁歸爲政雖任刑而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

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導之北擊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匈奴亦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備漢爲橋伊吾水令可渡以備窘急奔走避漢常使左右風漢使者求和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漢亦羈縻之而已漢書注甌脫掘土爲窰西北多有之郡國書曰山西土瘠民貧村落細民不能屋宇就高地鑿土爲窰居之夏涼冬溫孟子所謂上者爲營窟漢書所謂甌脫是也

元鳳三年冬烏桓反初冒頓破東胡餘衆散保烏桓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六

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北平塞外爲漢偵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絕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趙充國以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邀之招寇生事爲非計而范明友獨言可擊於是以前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友之發也光誠言邀匈奴不及卽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因乘倣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論者以明友之得勝爲天幸究以營平之言爲正未幾烏桓復犯塞再興度遼之師匈奴亦數侵漢邊攻伐相尋無已矣

漢書地理志廣昌縣東接紫荆南連倒馬關山險隘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深峭倒馬關西十里至岳嶺口路極險仄武經總要岳嶺口西北直界首東至三會口又東南至龍泉鎮西至古道口北至石門西北至分劈嶺山路濶處約一百步狹處約十步自分劈嶺西至界首約二十里惟通單騎當宣大之咽喉紫荆倒馬龍泉岳嶺皆形勝地也郡國書曰雲中京師右屏迫近外地關隘戍守尤加嚴密具錄邊要以見設險守國奠於磐石之安也廣昌縣志涑水與巨馬河合流成河經紫荆關入涑水界縣南六十里唐河卽涑水自靈邱流入過

縣南水經注澠水東逕嘉牙川又東逕倒馬關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澠澠水南東北二面岫巖高深霞峯隱日水望澄明淵無潛甲倒馬關西十里至岳嶺口又東至龍泉鎮路極險仄并北要地

班史霍光傳贊昔霍叔封於晉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耶光父仲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光爲人沉靜詳審長纒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顙出入進止有常資性端正年十餘歲去病將光西至長安初爲郎稍遷諸曹侍中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卒

後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上欲以孝昭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前上病篤光以嗣問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遂受遺詔拜臥內牀下是爲孝昭帝時帝年方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闈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托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

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
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論定策功宣帝詔曰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
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
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烝庶咸以康寧功
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
與功如蕭相國於是權寵日甚不自檢攝致增顛覆
史以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盈溢之欲闔於大義不
學無術爲光病光誠難自解免然其爲宗社定大計

晉乘蒐略

卷之八

空

樹非常之勲世稱伊霍不可沒矣浮山縣志縣北有
霍光別墅又西爲丞相河以有光別墅爲名縣北十
五里平寧村有霍光墓皇輿全覽云霍光陪葬茂陵
墓不當在此想以霍光別墅而附會也寰宇記臨汾
縣西南有霍將軍祠唐天寶間建

宣帝本始二年遣常惠使烏孫惠太原人隨蘇武北
使拘畱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拜光祿大夫至是使烏
孫公主及昆彌皆言願發精兵五萬騎助漢擊匈奴
時匈奴數侵漢邊於是大發兵遣田廣明將四萬騎

出西河范明友將三萬騎出張掖韓增將三萬騎出雲中趙充國將三萬騎出酒泉雲中守田順將三萬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里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昆彌自將五萬餘人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三萬九千人及馬牛驢羸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時漢五將皆無功以惠奉使先獲封長羅侯復因霍光風諭還攻龜茲合烏孫兵三面環攻責以前殺漢使王謝曰我先王爲貴人姑翼所誤耳遂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爲典屬國趙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充國卒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卒諡壯武侯

宣帝時張敞爲太原太守郡故多盜敞至一郡皆清按部察治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凡盜之熾必有窩主以爲逋藪有會魁以爲指縱滌其藪制其魁盜源斯塞敞負才智以經術自輔亦嘗表賢願善不獨弭盜有方非如趙廣漢之徒事鈎距也

本始三年正月大將軍光妻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去之后免身後衍卽擣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

頭岑岑也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按光聞顯言而曲爲庇隱且助成之直不啻與聞其事史稱光沈靜詳審乃至於此古人言富貴生不仁被以大惡之累而弗辭矣地節四年以朱邑爲大司農邑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惇厚篤于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奎

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供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子從其言桐鄉民果爲起冢立祠歲時祭祀不絕地節四年九月以龔遂爲勃海太守時勃海歲饑盜起遂時年七十餘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

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
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
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
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皆遣還勅屬
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
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
其兵弩而持鈎鉏于是悉平乃開倉廩假貧民勸民
務農桑躬率儉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其善導如此是皆承武帝

晉乘蒐略

卷之八

畜

虛耗之後知時務所要而休養生息之治民如龔黃
鄭召俱勤民事務儉約漢之循吏於斯爲盛云
元康四年大司馬富平侯張安世卒安世謹慎周密
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
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
不調自言安世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匿跡如此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帝與後將軍趙充國議
欲因匈奴衰弱擊之魏相上書曰臣聞恃國家人民
之衆大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兵不祥間者匈

奴所得漢民輒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不足
致意聞諸將欲興兵入其地今邊郡困乏不能自存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
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奈何不憂此而欲發兵報讎
介之怨於遠方願與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
止相爲中興賢相謨謀經畫獨見其大爲帝陳陰陽
四時之道凡郡國逆賊風雨災變不時奏聞以求寅
亮天地燮理陰陽之實效可謂大臣矣

宣帝時丙吉爲相吉有馭吏生長邊郡習知邊塞發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
書馳來至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匈奴入雲中代
郡遽歸見吉白狀因曰恐匈奴所入邊郡二千石長
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
案邊長吏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匈奴所入郡吏
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對如流遂
見爲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初馭吏嗜酒嘗醉臥丞相
車上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
復何所容遂不去至是得其力厚德之感人如是

神爵元年幸河東祀后土頗修武帝故事遣諫議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帝以褒有俊才令作聖主得賢臣頌其略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必竢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忻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吮噓呼吸如喬松渺然絕俗離世哉是時帝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率其衆降漢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詣京師上封日逐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軍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拜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上封吉爲安遠侯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督察康居烏孫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神爵四年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及比郡爲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也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至是以怨望誹謗坐不道棄市初延年

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安全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按自孝武之世政尙嚴刻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緩故入之罪急縱出之條其後轉相效尤至嚴延年酷烈極矣網密於法吏而心存於巾幗延年之母見其報囚責以爲民父母好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刑殺人至謂天道神明卒不爽其言賢哉母也其心與雋不疑之母適相同耶不疑錄囚還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是皆鍾天地之元氣知大德之在於生也然不疑以嚴而不殘終其天年延年怙惡不悛卒及於難彼以陰鷲爲能者聞賢母之風可以少戢矣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延年守河南比潁川故聞而忌之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以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
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以爲春秋晉士臼帥師侵齊
聞齊侯卒引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向善
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伐之是乘
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兵不以義動恐勞無功
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遂得復其位必
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望之從夏侯勝問
論語禮服立議體用兼備非經生言也

宣帝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

晉乘蒐略

卷之八

矣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時以邊塞無寇減
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
農人少利時穀石五錢穀賤傷農請糴三輔宏農河
東上黨太原郡谷以供京師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
萬斛給京師用卒六萬人若糴近畿及河東上黨太
原之谷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國計民生兩有利益復
推廣其用於常平令邊郡皆築倉視穀貴賤而增減
其價以和之唐李泌亦行此法省轉輸緩急有備
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

下初五單于爭立互相吞併郅支單于攻敗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引其衆南欵五原塞願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於是定議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所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至長安七郡二千騎爲陳道上以爲寵衛來朝贊謁稱藩而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單于自請願畱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高昌侯董忠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

食先是自烏孫以西孟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朝漢後咸尊漢矣按蕭太傳以外夷稱藩中國讓而不臣爲羈縻之誼謙亨之福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權時之宜而以客禮待之用昭寵榮俾畱幕南保塞班史贊匈奴乖亂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存之走到支使遠遁推亡固存信立威播北夷稽首稱藩可謂中興之主矣通鑑注五原塞在今勝州榆林界武帝遣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因謂之光祿塞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北

宣帝時以匈奴傍塞遣後將軍趙充國屯五原朔方雲中代雁門定襄右北平上谷漁陽將四萬騎以備邊是時聯九邊爲一總統一大將開府於雲中五原而西北邊陲宴然者充國持重愛士先計而後戰邊將無敢輕出邀功九邊之帥受命調遣敵若闌入則開平大寧足以搗其巢豐勝足以邀其歸一擊而首尾俱應大權併歸於一指臂相使轉運皆靈敵始有所忌而不敢逞充國之言曰用兵之道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計之得也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暇則置屯田謹烽火繕郵亭減騎兵內不損威重敵亦難乘間斯爲上計昔命將四出而不免於危者敵得用間而牽制我師故充國將兵以四萬而足後以數十萬而不足也神爵元年遣充國擊先零羌亂於義渠安國之縱兵合擊充國至上書陳利害畧言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嘗欲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先擊罕开先零必助之交堅黨合迫脅諸小種鹵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乃引兵至先零在所鹵不設備望見

大軍皆駭走斬獲甚衆遂至旱地令軍毋燔聚落芻
牧田中旱羗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歸旱竟
不煩兵而下充國之遣還豪靡也護軍以下皆爭之
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充國不
爲窮武盡敵惟在離其黨與屯田待敵而已將奏屯
田子卬懼使客諫充國嘆曰何言之不忠吾以死守
之蓋欲敵先零以留田也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
馬牛食月用糧穀二十萬筋鹽千六百餘斛芟藁二
十五萬餘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他夷猝有不虞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之變且羗易以計破難用兵卒也計羗度臨羗東至
浩疊羗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
郵亭多敗壞者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
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月用穀二萬
七千三百餘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
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各千副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

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復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蠻夷習俗雖殊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鹵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鹵今羌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羌虜瓦解坐敝之勢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行一也排折羌虜令不得居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費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甲士循河湟漕穀至臨羌眎羌威武五也閒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令反鹵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鹵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

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時以罷騎兵爲疑競議出
兵帝以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多筭勝少算留卒
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
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土崩可立待必不敢捐其妻
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爲寇亦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必且瓦解於所處之地不戰而自破也至鹵
小有寇盜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又攻
不必取不苟勞衆若釋坐勝之道貶威重而自損大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兵一出不可復留湟中繇役復發轉運煩費傾籌備
匈奴烏桓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以爲非計竊惟自
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
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
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其言之誠摯深切
如此老成謀國動出萬全惟不爲不忠之利而運必
勝之籌故義渠安國以驅羌使合而楊玉等叛充國
散羌使離而楊玉等誅安國之所以失充國之所以
得也

郡國書曰漢聯九邊以充國一大將統之今九邊之騎不止四萬而不可以一將統者豐勝之淪於西大寧之隔於東也此就形勢立言而明地利之不可失也充國屯田塞上有可乘之勢固守以待其敝故能聯爲一體非如後世之自撤藩籬也陰山以南地勢平易又負山多登高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交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燧火一通合勢併力以逸待勞爲全師保勝之道周官車甲卒徒卽寓於井邑邱甸管商雖變古法猶師其意用致富強秦漢以來屯田倡自充國諸葛武侯用以拒魏唐府兵之制近古而不講屯田勢不能行之久遠充國料敵制勝如弈者之無遺算因羌之情以制羌故能操不戰之勝赫然成中興氣象明時東勝內徙大寧淪北自失其勢故至坐受敝困東西赴救之不暇也

宣帝時張敞守太原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治左氏春秋長於吏事能治煩亂初以切諫昌邑王賀顯名擢豫州刺史宣帝徵爲大中大夫並平尙書事以忤大將軍霍光出爲函谷關都尉嗣渤海膠東盜起徵

拜膠東相敞至官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
吏追捕有功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
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詔守京兆尹京兆自趙
廣漢誅後尹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
敞視事問長安父老知偷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
騎敞召見責問因貰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言
若名詣府諸偷皆驚散願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
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坐
里閭闔出汗赭者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
所犯治以法由是市無偷盜其治太原年餘一郡肅
清風聲所樹不煩自理敞治京兆略循廣漢之迹而
以經術自輔其政頗近儒雅京兆言治績者惟敞與
廣漢久任能於其職敞弟武拜梁相梁王驕貴民多
豪強號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武謙不肯言敞使吏
送至關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吏白敞敞
笑曰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敞孫竦博學文雅過於
敞然政事不及也

漢元帝初元元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

雲中五原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建昭三年郅支徙堅昆怨漢不助已遣使求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貢禹匡衡皆以郅支嚮化未醇止令使者送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旣至爲郅支所殺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引兵而西遠去康居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塞下禽獸盡近塞射獵無所得久之引歸北庭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皆困辱之不奉詔陳湯乃與甘延壽謀襲郅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三

及屯田四萬人引軍前行得開牟爲導至郅支城都賴水上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在前戟弩在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外射乃發薪燒木城郅支披甲乘城堅守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夜數奔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鉦鼓

聲動地康居兵引郤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
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
于被創死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賫帛書斬郅支
首送京師懸橐街蠻夷邸問匈奴呼韓邪王聞郅支
旣誅且喜且懼上書請入朝廷壽湯之破郅支而還
也延壽以不取顯姊宿怨議其矯制湯以外國財物
闖入邊關按驗吏士宗正劉向疏言郅支殺漢使者
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
蹈康居屠三重城擐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
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
夷懾服呼韓稽首勲莫大焉昔齊桓滅項而上尊周
之功貳師征大宛勞費經年不錄其過今康居之國
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甚於雷馬而延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倍百且常
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且裂土受
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於齊桓貳師爲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

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疏上帝赦罪加封延壽爲義
成侯湯關內侯按郅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
困辱漢使至殺之以逞忿剽悍之氣固難下矣陳湯
以郅支威名遠聞使由康居降伏烏孫大宛得此二
國如虎傅翼久之必危城郭爲患中國故發諸國兵
及屯田吏士陰結康居而歐烏孫衆兵以蹙之使亡
則無所之守則不自保一舉而散離其勢攘外卽以
安內其識見誠有過人者非欲生事邀功也當時在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庚

廷惡其矯制匡衡亦有異言未權衡於大小輕重之
分而律以常道也矯制固非臣下所宜至不得已而
用之決疑難而成大功矯小而功大也延壽湯萬里
振旅消未然之患於將起之先揚威塞外讐服諸夷
匡衡慮不及此自以宗正之說爲通論也

元帝永光元年周堪爲河東太守徵詣行在詔曰河
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因命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
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信有憂國之心以不
能阿尊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

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曖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其微堪詣行在至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石顯管尚書堪希得見帝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暗不能言而卒

元帝永光二年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之

晉乘蒐略

卷之八

羌

奉世上黨潞人也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奉使大宛聞莎車故殺漢所置沙車王遂以節告諭諸國發兵進擊莎車威震西域至是隴西叛命奉世言羌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請討之帝問用兵之數奉世言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時以民方收斂發萬人屯守之奉世曰邊境守戰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寇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將相

扇而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爭之不得詔益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分屯三處奉世至隴西上其地形部衆多少之數請益兵三萬六千人帝賜璽書曰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今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跡射佞飛毅者羽林等六萬人兵凶器也必有成敗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謀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晉乘蒐略

卷之八

八

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於是兵至隴西各路並進羌虜大破斬獲甚多餘皆走出塞畱吏士屯田備防而還

漢書馮奉世傳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歷官至左將軍光祿勳女媵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子譚野王遂立參至大官哀帝卽位傳太后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參以同產相坐宗族徙歸故郡又外戚傳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二年以選入後宮上幸虎圈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

驚走馮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前當
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
元帝嗟嘆傅倅仔忌而怨之哀帝時誣令自殺奉世
五子譚野王遂立參皆列通顯譚初舉孝廉爲郎從
父征西羌有功野王初爲令有聲遷隴西太守以治
行高入爲左馮翊遷大鴻臚御史大夫選人野王行
能第一帝曰剛強堅固淡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
卒避後官親屬之嫌不與選復出爲郡太守行能高
妙京兆尹王章譏王鳳專權薦野王代鳳帝初納其
言而後誅章野王懼不自安告病歸遂通易察孝廉
爲郎嗣舉茂材爲美陽令累遷隴西太守治行廉平
立通春秋竟寧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國都尉遷
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
相似而多智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
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
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
君後徙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跡卒官參學通
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爲人矜嚴以

嚴見憚永始中趙遷代郡太守徙安定太守綏和中
以中山王舅封宜鄉侯詔畱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
侯皆敬憚有加禮而以傅太后追究參姊宿怨遂至
陷以祝詛之罪參以同產名詣廷尉參自殺漢書贊
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卒死
於非罪哀哉按上黨記黎城縣東五百里有漢馮奉
世墓又東二里爲昭儀墓墓前有祠奉世上黨潞人
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韓不能
守馮乃入上黨城守於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
將括拒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畱潞或在
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官帥將子爲代相文帝時馮唐
卽代相子也奉世世居於潞初徙杜陵後以詛祝相
坐宗族徙歸故郡此馮氏之所以卒爲潞人也中山
太后生於潞當熊事義烈聞於時巾幗中之卓卓有
志行者而以忠烈招傅婕妤好之怨卒誣以死當令史
責問時馮太后無服辭令史大言曰熊之上殿何其
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
由知之欲陷我故也遂飲藥自殺宜鄉亦死非罪天

下聞而憐之上黨之人敬之重之故祠墓至今猶存
奉祀不衰也

元帝竟寧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聞郅
支旣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至則言願婚漢氏
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出塞
方輿志大同府西北塞外有青塚王昭君墓也地多
白草此冢獨青因名杜佑曰唐金河縣有王昭墓宋
宣和五年金將幹離不等襲遼主於陰山至青塚是
也吳雯天章蓮洋集明妃詩云不把黃金買畫工進
晉乘蒐略卷之八

全

身羞與白媒同始知絕代佳人意卽有千秋國士風
環珮幾曾歸夜月琵琶惟許託賓鴻天心特爲畱青
塚春草年年似漢宮

元帝晉寧初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
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
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上言臣
聞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至孝武斥奪
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

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土沙
匈奴來寇少所隱蔽從塞以南徑深谷邃往來差難
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
乘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也前已罷外城省亭
隧纔足候望通烽火不可併此復罷單于亦難必其
衆不犯約中國設塞徼置屯戍亦爲諸屬國降民恐
其思舊逃亡近西羌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
畜產妻子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亡出從其親戚邊人奴婢

晉乘蒐略

卷之八

金

愁苦時有亡出塞者盜賊亡走北出則不可制起塞
以來百有餘年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
徒築治功費久遠議者欲省繇戍猝有他變障塞破
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一
旦罷戍省候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
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
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奏上詔勿議罷
邊塞事按自漢以來吏民苦乘塞久矣一旦罷撤休
養人民宜所樂聞然欲爲久長之計必深慮其始終

侯應熟悉邊事其言夷險豐嗇往來順逆之形中外大勢瞭如指掌自來言邊事者莫踰此矣輯覽陰山考陰山橫障漠北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亘吳喇忒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蓋數千里

成帝建始元年罷汾陰后土祠作南北郊匡衡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帝於雲陽立泰畤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於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與古殊制宜徙制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從其議作南北郊於西京始親祠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全

南郊祠后土於北郊罷后土祠於汾陰睢上按自宣帝神爵元年幸河東祀后土修武帝故事其後因而不改歷孝元初元永光間循舊章祠祀汾陰至是從匡衡言罷祠及成帝永始初復祀汾陰如故時以大風壞甘泉行宮時中樹木十圍以上者百餘帝問劉向對以家人尙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遂復汾陰后土祠祀至綏和二年帝大漸復詔罷汾陰諸祠及哀帝建平三年帝以寢疾盡復前世所興神祠七百餘所歲三萬六

千餘祠於是汾陰復祀如故夫以汾陰后土之祀忽舉忽廢旣舉復廢已廢復舉者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其難也以劉向之賢猶不免溺于習見况於其他其後唐元宗宋真宗皆躬祠之金章宗元世祖皆遣官致祭各有取爾也谷永言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亦本匡衡之意而申言之也地輿考河東汾陰縣治睢上睢在河之東岸特堆崛長四五里后祠在睢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全

西汾水西流與河合

成帝河平四年匈奴單于來朝初呼韓邪單于死子雕陶莫臯立遺伊邪莫演奉獻旣罷伊邪莫演曰言欲降谷永杜欽以爲單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旣享其聘貢之獻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也若使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從之至是單于遂入朝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嘆曰真

漢相矣

成帝時復尙識緯術士多穿鑿附會盛於哀平至東京九熾有非識者至此諸非聖無法罪殊死嘗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識當時能心知其非而力排之者惟桓譚張衡耳賈逵摘識互異三十餘事以難諸言識者及條奏帝前仍復附會圖識以成其說二百載後忽有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悉焚之如隋之代又有乞取九經正義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如歐陽氏之請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而識緯始不行於世書之興滅亦各有時矣

成帝時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云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張禹帝怒命下廷尉寘死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復何如耳以辛慶忌力爭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之在元帝時也五鹿充宗方貴幸爲梁邱易與諸家論充宗乘辯口諸儒莫能折雲獨與論難連挫之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

其角及是復言張禹遂不復仕教授弟子卒於家

漢書匈奴傳贊漢興匈奴爲患忠言嘉謀之臣運籌策於廟堂之上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則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宏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異同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終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

晉乘蒐略

卷之八

矣

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器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

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土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奔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尙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旣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防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

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
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
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
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
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
邊隙單于繇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
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
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
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八

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
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
子昧利不顧侵擾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
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
矣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匈奴辟
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
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
之則勞師而召寇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懲
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

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之常道也

成帝河平四年屬賓遣使來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阨非屬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奏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時爲所侵盜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左

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若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涉危難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集覽顏師古曰烏秬國有縣度國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縣度者谿谷不通縣繩相引

而度危害不可勝言

漢成帝河平中使班伯持節迎單于於塞下伯樓煩人况子少受書於師丹又受鄭寬中張禹金華之業講異同於許商至是奉使出塞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帝卽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惟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銘膏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家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旣至與許商師丹竝爲侍中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伯弟旂舉賢良方正早卒弟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平帝時使使者采頌聲穉無所上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穉生彪彪坐固超女昭皆名聞於時山西通

志班氏故居在今寧武府寧武縣班氏秦時遷晉代
間至壹避地樓煩曾孫左曹越騎校尉况徙昌陵况
子伯爲定襄太守過故郡上父祖塚北州榮之

漢書叙傳秦末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千羣以
財雄邊世有令德孝廉方正等科樓煩班氏屢膺其
選文學盛於漢時閨閣尤擅女宗扶風曹世叔妻班
彪之女名昭字惠班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
度兄固著漢書八表天文志未及竟和帝召昭踵成
之名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七篇語語切近精實條列其義允助內訓其辭云卑
約第 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墼而齋告
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墼明其習
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女人
之常道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
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
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
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
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備而名稱可

聞黜辱可遠矣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
神明故禮貴男女詩詠關雎夫不賢無以御婦婦不
賢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
理墮闕今但教男而不教女蔽於彼此之義也禮八
歲始教之書十五至於學獨不可依以爲則哉敬慎
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
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
恐其疋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
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

晉乘蒐略

卷之八

古

之謂也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
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
黷媾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侮夫之
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事有曲直言有是非
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
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
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
合楚撻旣行何義之存謹呵旣宣何恩之有恩義俱
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德言容功之四行德不

必才明絕異也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工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

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爲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舅姑之心不可失也物有以恩自離者有以義自破者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莫尙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

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
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
不可思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
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
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而不能
和之以求親蔽亦甚矣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
揚必然之勢也嫂妹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依義以
篤好崇恩以結援求叔妹之心莫尙於謙順謙則德
之柄順則婦之行得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
晉乘蒐略

卷之八

矣

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此大家訓女遺規令書一
通以自修省實爲女宗之典則北州慕班氏之名多
以壹爲字悅班氏之不忘故土引以爲榮若遵女誠
以閑有家徽美未殊慕不虛而榮可久安在閨閣之
不能成教也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詔流民欲入天
井關者勿苛畱晉書地道志高都縣有太行關亦名
雄定關關前有天井溪關南卽羊腸坂也唐韋莊天
井關詩太行山上雲深處誰向雲中築女牆短綆詎

能垂玉螯繚垣何用學金湯
劘開嵐翠爲高壘截斷
雲霞作巨防守吏不教飛鳥過
赤眉何路到吾鄉
文翔鳳羊腸坂詩旣出井中天
旋向腸中盤碾子谷往
且復磨盤寨環而曲不堪牛難
又巒層欲脫馬牢翻
澗復自朝兼至日中晨周遭
只在山之腹

漢成帝元延二年幸河東祠河東后土因遊龍門登
歷觀歷觀卽歷山也方輿紀要歷山在蒲州東南百
里相傳卽舜所耕處上有歷觀漢成帝登此郡國志
河東有三輅山北曰大輅西曰小輅東曰苟輅三山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七

各距城三十里舜耕歷山謂此地云括地志河東縣
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名山記中條以中狹不絕而名
上有天柱峯瀑布自天柱峯懸流百尺而下出王
官谷周處風土記舊說舜葬上虞耕於歷山始寧刻
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
櫪故曰歷山然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前人非之當以
揚雄河東賦爲定論矣

孝哀之世劉歆序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
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胡致堂

曰歆言九流猶仁義之相反相成也而仁義未聞有相反之禮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撓曰墨則二本曰縱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歆博極羣書先知識文自成帝時已更名秀冀以應之又補綴周禮附會成文王莽困苦天下征財歛怨泥古召亡者是書之用十居六七歆學博而不正諸此類也

建平二年匈奴烏孫皆來朝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印綬者凡三百七十六人帝許單于來朝以息邊萌而烏孫諸國以次服屬武帝於西北兩陞兵行二十

晉乘蒐略

卷之八

矣

餘年卒不得如志至宣元成平無意武功乃坐享其成渭上盛儀單于執國珍襲冠帶稱臣贊謁稽首而朝是武帝所願欲而不得者而得見於孝哀之世昔人言漢旣衰矣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爲中國榮觀譬猶大木支條遠揚枝葉繁茂而蠹生心腹幹將顛矣如火之將滅而有餘燄也縱通道於九夷八蠻亦無補於本之先撥矣

哀帝建平四年關東民訛言行籌民皆無故驚走持橐或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或披髮徒跣

或夜折關踰墻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視西王母鬻然白首戴勝而冗處兮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張揖曰狀如人豹尾虎首戴勝而處鮑宣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詭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舉直言退外親拜孔光覺寵躬過惡衆歛然悅吉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晉乘蒐略

卷之八

九

言自進賞賜竭盡所藏厚之反所以害之誠宜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人心興太平之福按此因災變而陳得失言之親切易見者而時當積習旣久方夢夢也自成帝委政外家治道顛錯故有訛言大水之恐至哀帝承緒政事愈益乖舛人情皇惑是以妖氣乘之震動不寧世變見於此矣

哀帝建平四年黃門郎揚雄疏陳單于歸義之宜雄平陽洪洞人時匈奴請朝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

每來朝輒有大故由是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言臣聞單于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築長城以界之漢初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深維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淨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匈奴震佈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北狄中國之堅敵未易可輕今單于歸義欲離其庭陳見於前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使疑而隙之歸怨於漢因以自絕威之不可諭之不能得不爲大憂乎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都護三十六國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書奏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前漢書揚雄傳雄先世出自周

有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居河汾之間地理志揚縣故城在洪洞縣東南范村又名危城村漢揚縣治此郡縣志洪洞縣春秋時揚侯國也晉滅之以賜大夫羊舌肸漢置揚縣屬河東郡其地前霍後澗左箕右汾同入於河河汾之間靈氣所聚也

哀帝初大司空何武薦鮑宣爲諫大夫宣少受歐陽尚書學於平當好學明經及爲司諫常上書直諍其言少文多實帝每以宣名儒優容之遷司隸校尉以擢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欲捕從事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閉門不肯納宣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千餘人遮丞相孔光自言又守闕上書遂抵宣罪減死髡鉗宣得罪後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少豪俊易長雄遂家於長子王莽秉政諷州郡案誅忠直不附已者時捕隴西辛興與宣婿許紺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宣妻桓氏字少君初適宣時裝資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中櫛旣奉承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

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按閨門爲萬化之源其能忠於國者必刑於家能善其家者必昌其後宣爲司隸以忠直獲罪并以不附莽而致死爲善者沮矣然潛德久而彌光子永孫昱後先嗣美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天語揚休豈不美哉少君專心正色守禮從義倡隨之際雍雍諧和家道正而天休至昱旣得君嘗從容問少君曰大夫入寧復識挽鹿車時否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此卽僕射仁不遺舊忠不忘君之所從來也教起於家成於國易曰閑有家蓋可忽乎哉阮勤鮑宣墓記略長子縣東十餘里有漢司隸校尉鮑宣墓公字子都渤海高澄人因摧辱權幸徙上黨家於長子新莽秉政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豪傑公死遂葬斯地世祖卽位褒表蔭子孫祠祀於墓僞新時太行山有劇賊盤踞倚山爲固時出剽掠遠近患之上黨太守戴涉聞鮑永子昱有智略乃就謁使署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

通昱字文泉少從父學客授於東平達心守正頗有父風自破山賊由是知名建武初爲泚陽長德化流行境內清淨歷官所至皆有善績中平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累官至司徒奏定辭訟決事都目若干卷以息邊訟晉太尉卒於官昱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南陽太守政化清醇歲多灾荒南陽獨豐穰士民號爲神父修鬻舍備俎豆饗老崇儒觀者勸服人皆稱忠良之門爲神父也徵拜大司農卒於官鮑氏自宣後累世皆有清德稱忠良之門其來有自矣

王莽建國三年并州兵起初單于聞莽立歷告左右部諸王近漢邊者入塞寇略并州當其衝漢書王莽傳莽遣王况出五原王巡出雲中李翁出西河皆經并州境內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縱恣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五原代郡

皆被其毒數年之間村落爲墟初四方皆以饑寒窮
愁起爲盜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
但稱巨人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
而已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賊非敢欲殺之也是
時緣邊大饑如普行邊還言軍士久屯塞上邊郡無
以相贍而王業以粟肉視莽不復爲意矣

天鳳二年五原代郡兵起時衛卒二十餘萬人久屯
寒邊三歲不得代穀糶常貴仰衣食於縣官歲大饑
人相食盜賊蜂起數千爲羣轉入旁郡莽遣兵與郡

晉乘菟略

卷之八

百四

縣合擊歲餘乃定單于利掠入寇不絕并州牧宋宏
遊擊都尉任萌等將兵至邊止屯以大衆未集未敢
出擊時嚴尤上言曰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尤甚調
兵未集先至者聚居暴露邊郡空虛不能餉軍內調
郡國不相及屬運米至軍非牛力不能勝北地沙鹵
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
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荒外秋冬甚寒春夏多風軍
行齋釜餼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
疾疫之憂是故前代北伐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不

能也輕銳者牽於輜重敵遁不能疾追幸而遇敵又爲所累如遇險阻銜尾相隨敵要遮前後危殆不測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深入霆擊先加創艾不聽時匈奴寇邊甚急莽令郡縣皆養保馬博募有技術可攻匈奴者又考建國以來諸軍及沿邊吏大夫以爲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死亡係累邊郡略盡按是時莽遣王况等分道四出甲卒三十萬轉天下穀帛詣邊每郡以百萬數并州牧將兵至邊須各道大集止屯逾年內郡困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於徵發民流亡爲盜賊并州尤甚孝宣時南單于欵五原保光祿塞藩賓漢庭六十年間邊城晏閉沿塞守境之民數世不見干戈同安熙恬莽無端構難撓亂中外易璽分封之舉不堪一喙而輕馳三十萬之衆齋三百日之糧屯守窮邊食糒飲水內有委輸之累外有疾疫之憂加以比歲不登人饑相食或亡爲奴婢流爲盜賊怨毒入於骨髓禍害延於再世漢時邊患起西北南單于久習內地并邊雖有長津之限徵發急如風雷衝突旁及關砦有必然矣伊古以來

禍變之作世所常有然或處非其地或時當其值而如莽之非理肆虐奇聞駭聽邊郡之人身受剝膚至今千有餘年傳爲賽會播爲歌謠詬詈而賤辱之生其時者宜何如哉按世言篡竊者曰莽操夫莽非操比也莽純以虛聲自愚而操則稱之爲能雖其弑逆之罪同而所爲則異然莽召外變以罷中國操引五部入內地爲亂階變故相尋西北士民痛心疾首故比而同之以著其首禍之由方莽之遣五威入匈奴易漢故璽也更其印文曰新匈奴單于章匈奴以去

璽加新與臣下無別仍請故印而印已椎壞於是轉相怨恨分道入寇莽募卒三十萬人久屯邊界內郡轉輸兵穀困於徵發流爲盜賊北邊久不見烽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與匈奴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邊境虛空莽無端撓亂爲禍一至於此曹操欲威制諸國以匈奴爲援引五部之衆入居晉陽汾澗之濱方其時鮮卑連年入寇定襄雲中五原朔方等郡并流徙分散操集荒郡之戶聚之九原界居西河於離石居朔方於太原患非一日之故矣輾轉

流毒至數十百年而未已千載而下考尋故迹追溯源流莽爲禍酷於西北操則亂延於後世操尤烈於莽也莽操之同類其道其起於西北哉不然依古亂賊多矣操方以周文自喻而與莽並列謂之何也

王莽天鳳三年遣并州牧宋宏遊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按史稱是時緣邊大饑人相食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屯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邊郡無以相贍五原代郡糜爛尤甚時河岸崩壞水湧而莽羣臣方晉乘蒐略

卷之八

頁

謂河圖以土填水爲匈奴滅亡之祥命將將并州兵徑擊以應之諛誣至此無復人理抑莽之誕妄使之也

漢書王莽傳羊頭之阨北當燕趙羊頭山在長子縣東南五十里安帝時羌寇河東以任尙爲御史擊羌破於羊頭山是也地理志羊頭山世鹿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行九百七十里水經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南過穀遠縣又南過猗氏縣注沁水卽洎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鹿谷三源奇

注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歷洛出左右近溪參差翼注之也今沁源縣本漢穀遠縣地羊頭山在縣東北卽古謁戾山穀遠故城在縣南門外連州西嶺舊址猶存上黨記羊頭山產秬黍其南陰地黍白其北陽地黍紅春風堂隨筆羊頭山秬黍可以曩律河內葭苧灰可以布管非其地則無驗長子與河內相連屬而嘉種乃獨鍾於斯地魏書地形志羊頭神農泉北有穀關卽神農得嘉穀處

王莽時太原人郇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族里初越與同族昆弟相並舉孝廉茂材數病去散其家貲弟相莽徵爲太子四友病卒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人皆稱之

新莽時天下兵起更始將廉丹辟馮衍爲掾丹敗衍亡命河東歸鮑永衍上黨潞人鮑永行大將軍安集北方事衍以計說永言并州外通疆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永素重衍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

甲養土扞衛并土後邑聞更始敗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遣使者招永衍永衍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遺邑書言上黨四塞之地東帶三關西爲國蔽奈何舉之以資疆敵蒙降城之恥邑報書言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兵威屈辱國權日損欲摧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應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婿張舒誘降涅

晉乘蒐略

卷之八

頁

城衍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由是與邑有隙後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永以功見用衍獨黜頃之爲陽曲令斬劇賊五千餘人而賞不行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略讒之遂不得入見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自陳疏云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財產歲狹居處日貧今遇清明之時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疏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顯志賦云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悼邱墓之蕪

穢兮恨昭穆之不榮章懷注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
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亭爲韓上黨守以上黨降
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
潞州上黨縣西後漢書注并州太谷縣有大谷自太
原趣上黨之道也彘卽故永安地三關謂上黨壺口
石陘三關也

漢張况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戰沒常山關
卽倒馬關也廣昌縣東南七十里路通唐縣水經注
倒馬關山險隘最爲深峭如詩人高岡之病故關受

晉乘蒐略

卷之八

草

名焉蘇祐云紫荆關北自沿河口至倒馬關吳王口
止最爲緊要二關山雖險絕河流中斷外恃宣大爲
犄角梁斗輝邊防議倒馬龍泉等處增置敵臺使烽
火相望

更始二年徵鮑永爲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
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字
君長上黨屯畱人也少有志操習歐陽尙書事後母
至孝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
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永數爲諫陳興復漢室剪滅篡

逆之策諫戒永曰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深感之至是以徵安集河東馮衍以書說永云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皇帝以聖德靈威率宛葉之衆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風修文武之絕業樹恩布德易以周匝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宛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况萬里之漢大將軍爲之棟梁誠不可忽也且吾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得其人以承明問山澤之人咸思爲用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相其土地水泉制屯田習戰射用使威風遠暢人安其業若鎮太原撫上

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有事以建大功伊望之策也永擁兵屯太原太原人李仲房與之同心同力因擊青犢大破之及赤眉害更始光武持節徵永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問兵衆所在永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後屢立戰功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過更始墓引車入陌或止之永曰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中大夫張湛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仁不遺舊

晉乘蒐略

卷之八

五

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按東觀記云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道路稱鮑尚書兵馬訓練撫綏得士民心史稱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殊寵衍以義直見屈初與田邑書謂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舉上黨資強敵開天下之胸假仇讐之刃爲非計及委贄屈而不用衍引詈妻之譬得矣而恕義情難故不能得之於光武也

